小峴山人詩文集

小峴山人文集卷三

無錫秦　瀛凌滄

周易像象述序

武進錢啓新先生通易學所著有像象三書曰管見曰像抄曰續抄其門人素衣吳先生廣其意踵而述之爲像象述其旨以乾坤兩畫爲人儀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爲人象謂之像者以全象備於人則人各成其爲象斯各成其爲人也夫先生生於明季當陽九之運天地晦盲於象爲剝爲姤爲否爲屯忠憲投淵東林灰燼先生目擊時事明夷用晦蓋其憂患深矣余不知易

而數十年來入世既久更事亦多竊窺夫陰陽消長之幾人世險夷之故與夫士君子進退存亡之道吉凶旤福休咎之徵準之於易無不驗者而先生終身不出戶庭閉門讀易有以窮事物之變而盡其理至微而亦至顯也至賾而亦至近也是眞邃於易者與書無刻本見明史蓺文志余將刻之而先爲之序

詩測序

古之善言詩者莫孟子若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詩之法盡是矣蓋詩以言志詩之爲道非他經比易主乎理與數書道政事春秋據事直書禮詳制度軌物其言皆質而詩則賦少而比興多輶軒所采太師所掌類不必定其爲何人之詩而又託諸勞人思婦鳥獸草木以自隱其意長言之詠歎之往往旨趣所存令讀者自得之於語言文字之外自漢以來詩有韓魯齊三家而毛傳特著鄭康成先通韓詩後箋毛傳今所傳小序則一以爲子夏一以爲衛

宋朱子集註出而又多與小序異遵朱註者或不遵小序信小序者或不信朱註紛紜轇轕言詩之家幾如禮家之聚訟余嘗謂詩無定體言詩亦無定解讀詩者以己之性情通詩人之性情即以詩人之性情通已之性情而千載以下之人恍然與千載以上之人相晤對讀詩者如無詩而又何有於小序箋註云乎哉族祖正迂先生深於詩心有所得輒記之以我言詩而不執詩以言詩彙成名之曰詩測徵序於余余非深於詩者而特以先生之言詩與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有當也故爲敘之如此

十三經音略序

六書始於象形終於轉注許氏說文以考老爲轉注後世因之趙氏六書本義又備論轉注流別有五而足以方音叶音其說逾備楊升菴取其說著轉注古音略二書蓋古音之濫觴也夫古人之音在易詩書許氏而外鄭氏應氏服氏皆通其義惟兩漢以前音韻無專書魏李登始作聲類而其書不傳魏晉間孫炎作翻切書亦無傳於世後世學者誤認翻切或謂翻即切切即翻名實混淆莫可究詰

本朝深於音韻者稱顧寧人毛西河而兩人之說多不

合余於小學一無所解近乃得見周松靄先生所著十三經音略雖知識惷陋不能窺見奥竅而其考据精博則昭然共曉者蓋先生是書以陸氏釋文爲權輿參以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諸書而審定古今異同一以字母爲主殫精覃思積數十年而後成是非學之邃而力之顓不足以與乎此余爲敘之將以廣其傳於天下其他見於凡例者不具書

吳胥石五代史記纂誤補序

余與歸安吳君胥石定交京師既而別去不相聞者十餘年始見於西湖僧舍余要之至余幕晨夕相處因得窺其藏而其著述多散佚僅餘族譜稿存二三十首古今體詩二卷間語余嚮在京師著有五代史記纂誤補嘗栞之而燬于火余未之見也閒又屬余為文欽其生平諾而未副尋調湖南臬使重與別而胥石死矣胥石名蘭庭乾隆甲午科舉人少承父學又受業其家牧園先生於學無不博尤淹貫諸史鉤𨱎剔抉精審詳覈既游京師館大興朱竹君先生家盡讀其藏書會

朝廷開四庫館館臣校勘之役交倚胥石胥石又得盡讀所校書此五代史記纂誤補之所爲作也胥石爲人恂恂口吃閒發一言雜以恢嘲令人自廢其在京師交邵二雲周書昌章實齋皆以問學著稱而胥石與爲頡頏比倦游歸里依余幕則年巳老耳聾余歎其以良史才而窮困以老五代史纂誤者宋朝請大夫吳鎮著論者以爲有功歐陽胥石補其闕畧大都參諸薛史者居多其板旣燬桐鄉馮編修鷺亭取原本屬其弟蘭史抄撮讐校而付之梓蘭史亦篤於學者爲慮自古枯槁寂寞之士抱殘守缺不憚專壹志慮以從事於蠹簡之餘

設無有人焉愛而傳之爲之張其言而表其楷則聲沈音滅後之人且欲論其書而無從此余於鷺庭尤不能無感也余故畧叅傳例以踐前諾即以弁其簡端其它則已詳於胥石自序之文矣

遼詩話序

遼自肇基臨潢南有燕雲傳位九世歷年二百其間非無事蹟可紀而遼史所載文學傳僅得蕭韓家奴等六人文辭之盛遠遜金源余嘗過白溝河歎宋之孱弱經北苑訪蕭后所謂梳妝臺者而喟然於后之被讒乙辛之黠又嘗以事歷邊塞問長春之廢淀界龍紀之荒城與夫扶餘舊壤東丹故宮寒雨冷煙碑殘石斷欲求移剌遺事無有存者吁可歎哉周松靄先生家居海昌著書等身以其餘爲遼詩話博採旁蒐援據精核詩話上下凡兩卷其采錄諸書凡一二百餘則可謂備矣倘五京

人物有如元遺山之徒出乎其間而博雅如耶律文正先時而生則遼之文章詞藻當必爛然可觀而贊先生之摭拾者更富也顧以其事寥寥而徵引之博如是獨怪余游踪所至倍於先生曾不能採金石之志以備掌故而先生於四十年前早成是書其好學嗜古爲何如耶蓋詩話成於乾隆丁丑己卯間長洲沈文慤公爲之序先生之門人楊生秉初語余是書向有刊板旣燬於火余將勸先生復刊之以行而因爲識數語於首簡其詳於文慤之序與先生自序者不贅也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序

古無韻天籟而已有籟即有聲有聲即有韻他經皆有之不獨詩也然卜氏有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蓋言者心之聲而詩尤聲之最精者故詩三百實爲風騷之祖魏晉以降聲韻之學益興於是有雙聲疊韻之目如謝莊之荅王元謨以懸瓠爲雙聲磝碻爲疊韻此見於南史者也魏收之荅崔巖有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看孔嘲玎之語此見於北史者也梁武沈約其說滋繁洎乎唐初雅尚律詩而少陵杜氏尤

以詩雄且少陵之詩發宣湮鬱嘘吸衆竅神明變化而卒歸於研鍊穩順宫商間作金石並鳴殆又詩之最精者已海寧周松靄先生喜讀杜膂萃搜抉鉤貫覃於諸家箋注外別成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一書積數年而成間敘於余余嘗見近人通韻學者如顧寧人毛西河邵子湘皆有著述而於杜詩未有爲之譜者今先生既深於聲韻之學其於杜尤學之久而習之熟故其言能精且粹如是括略云者葢本西河古今通韻體例而是書初本甚繁刪併之僅存八卷他家之詩亦間以附見云先生嘗令粤西之岑溪歸田後杜門著書所著尚

有爾雅補注三十卷十三經音略十卷讀經題跋二卷類說十五卷增訂遼詩話三卷悉曇奧論三卷佛爾雅八卷俱未刻余故序是譜而並著之

○李文正公年譜序

吾鄉邵文莊出茶陵李文正公之門文正沒哭之哀繪像祀之惠山之尚德書院文莊於明爲理學大儒其稱文正於天下有黙旋宏濟之功蓋非徇其私而阿所好也明矣吾友法學士時帆旣訪文正之墓碑而祠之復作文正年譜其意推崇先喆務思所以著其實揚其媺夫文正在位逆閹亂政文正不與劉謝俱去遂叢訕侮一二君子原其心而爲之說皆未足爲知文正也孔子論列三仁於微箕比干皆謂之仁夫一去一奴一死其迹迥不同而孔子顧皆以爲仁者何也劉謝兩公嘗劉

瑾擅權不得已而去而文正以劉謝既去乃不得已而留之三公者即不得遽比於三仁而其不得已而去留之苦衷當亦皆孔子之所許也當日者瑾雖横尙不至於逐文正如文正以劉謝去而與之俱去以自明進退之義委其君于閹寺之手而空其國如國家何故方劉謝之去似不能無憾於文正及其既去知瑾所爲文正補救不少即劉謝未始不心與之此其本末灼然明白乃或比之胡廣之中庸不亦過乎且士君子不幸當穢濁之世不能自潔其身諒之者或發爲原心之論至文正於瑾並非有黨比阿附之私又何待論世者之曲爲

原諒乎夫有明氣節之士多尚淸議而門戸之漸因之小人借以傾陷君子而君子之不同道者或至被誣終其身而未有已蓋不獨於文正一人然也文正沒子孫衰落墓就湮文莊無子繼而復絕其塋在惠山繡嶺亦寖廢而文正得浩君爲之表章其墓且訂定年譜文莊之塋亦已重修於嘉慶元年余記之年譜存余家是則兩公師弟淵源風流至今未墜而余幸得皆親見之文正嘗表先貞靖公之墓先十二世從祖方伯公夔與文莊善并交於文正其贈答之詩屢見懷麓堂集中此序文正年譜亦莫如余宜也夫

○書汪文莊後壽麻太夫人詩序後

祝嘏詩文濫觴於明觀册中諸作一人一詩猶想見前輩風矩若今人爲宰相之母作壽言必且連篇累幅頌禱之辭滿紙此又習尚之趨而愈下也世傳文正無後而汪文莊壽麻太夫人詩序稱太夫人諸孫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兆蕃工部司務嘉敬王惕甫据以爲文正卒後家門猶鼎盛誼非無後之一證又云諸孫之稱非必專指嫡孫要皆文正任子是猶未之考也文正有子兆先兆同俱前沒撫弟東溟二子如子兆蕃東溟子也此見於楊文襄志墓之

汝文而不及兆延延嘉敬先是正德七年嘗廕文正姪兆延爲中書舍人意兆延兆蕃皆東滇之子於麻太夫人爲嫡孫特嘉敬不可考耳萬歷後諸子殆皆不永其壽遂至衰落是以兆釜漫記有以墓碑搥碎擬鹽之事余故因文莊詩序而備識之試質惕甫以爲何如

劉子全書序

王新建倡良知之說於浙東其後學者不能無弊蕺山劉先生起而救之一以朱子爲宗先生立朝之日少又未嘗當封疆之任故無新建之事功可見論者輒議其才不如守然先生在思宗朝侃侃言事累與枋國者忤尋遭國變南都擁立復不合以歸江南亾卒以身殉凡餓二十日以死蓋不獨從容就義非僅比匹夫溝瀆之諒而其生平耿耿孤忠終始一節皆其得於學問者然也且聖賢之學堯舜之道而已矣自後世競言功利而所謂正君德正人心者一切置而不講於是政令紊於

上吏治壞於下。弊刑厚斂民困日甚。而持議之臣。方謂非此不足救時而繕國。偶有一二君子以古帝王治天下致太平之術告其君者。多目爲迂濶而不用。如思宗之於先生是已。然先生之旨則在乎引君以當道。而其要歸。乎慎。獨。是惟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而執中以治無過不及之端。則雖時已敗壞。尙可撥亂世而反之正。故其釋大學也在慎好惡。而慎好惡。必先自慎其喜怒哀樂。始所謂獨也。思宗憂勤惕厲而不能自克其猜忌之心。無怪乎用先生而不終。而卒致亡其國也。與陳君默齋爲先生鄉後進。慕先生之人與學。先刻人譜一編

行世而復廣搜博采輯其全集而刻之曰劉子全書適來京師問序於余余嘉陳君用心之勤而喜先生之緒言爲一代道統所繫賴是書以傳用闡先生大節皆由於學而惜其托於言者時不能用孟子言頌其書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序是書其能無槩於中也乎

復社姓氏錄序

古者聖王之世道一風同有庠序以萃天下之士有禮樂以陶淑士之性情於是上之政教出於一天下之士亦出於一三代而降上之政教既失由是人自爲師家自爲學分門別戶而標榜之風漸熾非天下之幸而亦非士之幸也東漢士崇氣節有甘陵南北部之稱范蔚宗爲之傳厥後黨錮代興至於明而東林之禍烈矣維時士大夫之家居者大率聯敦槃之會各樹壇坫及其季也東南名士倡爲復社幾社應社聽社諸名爭尚聲氣遞相應和以激揚清濁而復社之名尤著復社者太

倉張天如溥吳縣楊廷樞維斗貴池吳應箕次尾吾邑顧子方杲為之魁而留都防亂公揭則子方名居首以攻阮懷寧大鋮既而大鋮枋用欲盡殺異己者於是次尾等皆逮捕下獄於戲天地閉賢人隱使諸人不幸丁陽九之運見幾明哲為徐稺申屠蟠必不致激成清流之禍然當是時國事瓦解三百年養士之澤已蕩然無餘而僉壬猶日尋報復荼毒士類以訖於亡君子論其人亦可以知其世矣復社姓氏錄二卷為孟堅吳氏手定本孟堅次尾子也孟堅子銘道復參以朱竹垞錫鬯所錄吳氏扶九本為補錄一卷而附以防亂公揭姓氏

錄中諸人或後先死國難或不即死而高採薇之節屏居以終尙已乃若周鍾陳名夏龔鼎孳輩靦顔偷生罔修晩節而其始亦得濫厠社中豈其能矜厲名節於始而不能持其後歟抑復社聲氣太廣附之者不必皆君子其初本有未暇愼擇者歟觀是錄者又可知儒者立身自有本末而不繫復社姓氏之有無也桐城胡君虔得是錄於武昌志局喜而錄其本余亦爲鈔而存之並序數語於簡端以爲後世考鑑得失之林云

律例全纂序

禮防未然之先法禁已然之後法者所以救禮之窮于是乎有刑而刑實與樂相表裏樂有律刑亦有律亦恃用律者權衡輕重克協于中而已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恤史記作靜今文云謐惟恤故靜而謐也漢興蕭何造律尚承秦弊更革不一隋開皇中始博集羣議立有定制唐高祖命裴寂等因之成書一準乎禮以爲出入故唐律爲最善五代之際刑法復紊至宋又採用唐律然其法時輕時重訖無一定元人因事立法積久漸墮明初詔李善長等定律令悉遵唐舊迨洪武三十

年始申畫一之制厥後因律起例因例生例紛紜更張其弊滋甚我
朝法度精詳六曹各有則例于刑律尤慎曩余待直
樞禁每見刑部疏上時蒙
天子宣諭指示纖悉靡遺天下臣民無不曉然于辟以止辟之意非若前代之事綜覈尚嚴明也乾隆甲寅乙卯間余權浙江臬事同邑黃忍齋實佐余幕忍齋熟刑律而不務深刻余故樂得爲助近示余律例全纂一書乃忍齋之友某與忍齋同編其書採王肖堂沈之奇洪皋山萬楓江諸家之言闡發底蘊折衷至當董子曰陽

居大夏而陰常積于空虛無用之處以言乎王者生人為心當尚德而緩刑也韓非子習法家言乃曰殷之法刑棄灰于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以為知治夫以秦法為殷法而託其詞于仲尼背盭甚矣理官不能不用法而不可不慎刑則監前代之失究者

本朝立法之詳以無戾乎欽恤之義是書其亦有取也夫

海潮輯說序

海寧俞君潛山撰海潮輯說成學使儀徵阮公為之序復問序於余余惟古人不兩序且阮公博通古人之書兼明西洋泰西之說論潮汐盛衰之理著於篇者甚備尚何待於余言顧余方為海防道講求於潮汐之盛衰者又宜莫如余蓋古今論潮汐者不下數十家而說者俱以應月之說為長以余論之要皆元氣之所噓吸也淮南子云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水也月也其所以生乎水與月者氣也無氣并無月又安有水惟天地之元氣無乎不之故土積氣而成月下積氣而

戍水水也月也皆氣之陰者也陰氣之所結著爲象月有盈縮潮有消長所以盈縮消長者皆氣也夫水如人之血脈然氣生血脈血脈又生氣有氣斯有噓吸而潮卽水之噓吸也或曰潮信有常一日兩至而早暮不愆其期者何也余應之曰天無言也而四時行寒暑之不忒晝夜之不差問之天而天不知也脫令應寒而暑應暑而寒應晝而夜應夜而晝則天行乖而天道亦息如是而水之有潮盈於朔望虛於上下弦息於朒朓消於朏魄其與時盛衰者亘古弗易又何疑乎夫雉應潮而鳴蟹隨潮而解甲物類之相感乎氣者尚然而又何疑

於潮之消長乎俞君是書鉤綜博而採擇精其論固亦主應月之說而謂潮之所以往來則氣之升降爲之君之言似與余論相脗合古今論潮無專書是書出其必傳於世無疑君少工詩爲人倜儻有風節晚治經海寧之言學者必稱周先生松靄與君二人松靄亦交於余云

浙江揀選知縣齒錄序

守令皆親民之官而令之于民爲尤親上以一邑之民責諸令令承上之命以治一邑之民令賢則一邑治天下之令皆賢則天下無不治方今

聖天子愼簡庶僚士之貢於禮部稍久而未任職者量其材而遴選之其最者授以令自丙戌年始間數歲一舉行迄今行之已三十年葢非僅疏壅導滯俾各自奮於功名亦以士子讀聖賢書於學道愛人之訓聞之已熟是以

朝廷特用科目一途俾司民牧冀以收得士之效而所

爲士者通經致用亦必有以稱
上之意而奏康平之績也歲乙卯
聖天子復詔大揀天下舉人而李君肇等共若干人以
試用來浙江時余方以杭嘉湖道權臬事諸君先後旅
見其人類多修謹非若世之號稱才吏者旣而諸君合
其同輩刻齒錄成乞余序自古吏治莫盛于漢而漢章
帝之詔三公則以安靜悃愊爲尙安靜則不擾悃愊則
施之于政者皆誠而不僞彼才吏者便捷機警一時用
之非不足任驅策而巧法析律飾文增辭往往而有究
之於實欲有益於閭閻百姓必自於安靜悃愊之輩而

不自乎才吏也浙江故大省浙以西人物繁富習俗浮

澆其東則負山阻海民多好訟顧民雖異而治民之道

諸君所聞於古人者嘗無以異矧今憲長以下皆孳孳

求治則實倉廩勸禮讓凡所以不負此親民之官而以

循良報最於他時者諸君其共勉之矣

浙江武鄉試錄後序

乾隆六十年冬十月恭逢

恩科特舉武鄉試浙江廵撫臣吉慶奏請

命將軍臣成德布政使臣汪志伊代理監臨主考事

天子允所請監臨主考率同提調監試等官進學政臣李潢所錄各府縣學武生五百二十三名明試之演武場先騎射步射次技勇擇其合式者若干人揭示之復率同考官扃試之貢院如額取中五十八人既乃敘列在事大小官銜名及五十八人之系貫又擇文理差勝之論策各一首彙爲鄉試錄恭呈

御覽遵成例也維時臣秦瀛以杭嘉湖道充提調官例
得綴言簡末臣竊惟古來造士之盛莫如成周周文王
壽考作人見于棫樸之歌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而兎
罝一篇所稱赳赳武夫者詩人流連咏歎又見於二南
論者以爲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網之中風人所稱疑
即指此蓋古者文武同揆故以武夫而材可以爲干城
亦德可以爲腹心蓋其盛矣今我
皇上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文明之治徧浹於薄海內外
兩淛尤人文淵藪譽髦之士旣已飈合雲興蒸爲國瑞
而嫻武事者挽強命中亦克備干城之選詎不懿歟抑

又考武舉始於唐趙宋及明沿爲定制宋之岳飛以武舉出身爲千古人傑而明將如俞大猷戚繼光亦皆嘗應是舉其勳猷迹彪炳于浙諸生生于其地其亦可慨然而興矣臣備員浙右躬逢

盛典惟推本

聖主長養樂育之深麻與夫多士涵濡

醲化當益思所以磨厲奮發藉附識數言謹拜手稽首

獻諸

當宁以爲

國家慶

硤川續志序

海寧州東四十里有地名硤石者唐會昌中嘗置硤石鎭於此又曰硤川即古上谷湖寰宇記稱秦始皇東巡至由拳發囚徒十萬開夾谷即此史記始皇登會稽至錢唐從狹中渡狹峽出今其地東西兩山夾峙而川流貫其中如蜀江之出峽硤川自唐劉隨州章評事以來詞人隱客登臨題詠披勝錄異遂號名區而冢墓祠宇園亭臺榭以逮浮屠老子之宮徧於巖麓前人文字鑱諸樂石者莫可遡紀嘉慶七年秋余歸自湖南偶為友人邀游於是其地故余司憲浙江時所嘗治又嘗撰紫

微山白刺史祠記而足迹未至因欣然願往周歷兩山飯於東山之嶽廟將下而王生僩可素衣練冠持其父松岑甫所撰硤川續志泣請序余裝歸梁谿諸而未副今年春僩可復拏舟至速余文夫硤石之志始裴夷直自餘蔣宏任硤山志略蓋洸藩蔣薰舊本乾隆年間浙江大吏采錄上諸館而潘廷璋則有硤川志歲月寖久拄漏滋多松岑家是間增而耆之而僩可從其父核剔幽蒐擿拾遺佚以求補前人所未備殆其父子用力之顓且勤如是志凡六卷松岑沒而僩可欲刊之以行余以爲志之有以不獨資學士之游覽攷訂而已硤川爲

鹽官巨鎭支港縣錯嘗爲盜藪民庬物殷商儈敎集風俗繁會則地方有司所以立法防姦化民善俗者亦未必不有鑑於斯也爰爲序以諗之松粵名德浩海寧諸生

○河東先生集序

宋初文章沿五代骩骳之習其慨然復古知以韓柳爲宗者首稱柳先生仲塗自先生拔起河東振頹刷靡其後穆伯長繼之蘇子美學于伯長又繼之至歐陽永叔益昌厥緒而文乃大盛于宋永叔嘗稱子美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時而先生實與伯長爲古文於子美未爲古文之時也韓氏有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蓋六經皆載道之書故文必本諸經而道始尊。六經。日月也。韓柳歐陽氏之文。如五緯之昭回於天。而諸子之文。亦如衆星之磊磊然分燦於霄漢之表。若先生者非歟。先生嘗

曰吾將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以達於孔子先生之文其樸。直。簡。嚴。已具體於韓。雖未知于古聖賢之道果何如然亦可謂有志特立之士矣子美文集刻于商邱宋氏余曩校四庫全書嘗見伯長集而先生文則今浦江戴君瀛三所藏何義門校定善本而蘭谿柳君渥川所刻者先生故渥川遠祖也刻既成戴君以貽余而屬爲序夫元明之際古文之學盛於婺州元之黃晉卿溍柳道傳貫明初之宋潛溪濂王華川褘其文皆能原本六經故卓然可貴數百年來婺州承學之士以古文名家者渺焉無聞而戴君親受業於天台齊息園侍郎篤志嗜

學渥川爲道傳後人又能由道傳以上泝先生而刻其文集將後之讀是集者皆當興起以學爲古文余於發人其重有幸焉

膠山安氏詩序

吾邑自南北朝湛茂之而後風雅代興元之倪處士雲林明之浦舍人長源華學士子潛高忠憲存之尤以詩著稱而吾家自先貞靖公創社惠山三百年來家自爲詩如五峯滌煩樗隱鳳山從川以及蒼峴山人泉南山人各有專集亦彬彬乎盛矣顧年久散佚嘗思掇拾先人遺詩裒爲一帙蹉跎未遑今乃得安孝廉吉所編膠山安氏詩安氏氣節文章政事具載明史及郡邑之志其可重者不獨詩卽其詩亦多可傳者膠山安氏世居也其地巨壑深靚水木明瑟所謂西林南林者是也方

安氏盛時飛樓曲榭欄楯連雲魚鳥芰荷渺然彌望見於王弇州西林記顧余嘗過廖山訪其故址敗瓦斷礎埋沒荒榛叢棘中以是慨安氏之衰而孝廉食貧客游乃能以其脩脯所入鋟其先集讀是編者恍然見風流輝映肩背相望抑亦可謂難能也已梓既成孝廉丙序於余余故溯吾邑風雅之源流及余之所自愧與夫孝廉之賢安氏之盛衰並著於篇至于安氏之詩述性情道忠孝不徒爲留連光景之作已詳孝廉自序而詩之工則又覽者自得之不復贅云

[illegible]頌亭詩集序

內閣典籍顧梁汾先生於

本朝初以詩名與同邑嚴中允蓀友及先宮諭稱無錫三名家王新城尚書嘗敘其纑塘詩謂趣味貿淡如清沇之貫達顧其詩全稿無刻本而先生工于倚聲其所為彈指詞者特盛行于時與迦陵竹垞並稱世之誦先生詞者知其詞之工而先生之詩或轉為詞掩吾友省夫為先生後人出所藏[illegible]頌亭詩集示余蓋先生少年諸作具晚唐風致其高者間橫仿少陵迨晚歸纑塘隱居積書巖中滌鉛刷華標格高迥則眞司空表聖所云

得味酸醎外者即新城尚書所序纑塘詩者是也余嘗謂吾邑前明諸詩人當太倉公安竟陵迭主齊盟之會其詩獨不隨風氣轉移如華子潛學士王仲山僉事善爲五言詩滔滔淸絕而高忠憲詩尤超詣諸公後先相繼俾陶韋王孟之緒沿而勿絕今觀先生詩益徵吾邑詩學之遠有淵源而新城尚書之言爲可信然先生少豪邁才調淸麗讀其詩可知其人則其少年諸作亦不可廢宜省夫之欲彙而刻之也爲之序以質當世之言詩者

郭鯤溟先生集序

吳中山水淑秀大抵沖融紆徐多蘊藉之致而魁傑忠鯁之士顧往往出於其間前明三百年真臣烈士後先接踵鯤溟先生其一也先生以嘉靖之季成進士司理袁州時分宜雖去位其勢猶張先生至廉得其子世蕃貪逆狀因御史林潤上聞用伏厥辜入官銓曹累上封事移疾歸連遭內外喪神廟起用復爲江陵所尼出參江藩而先生又謝病不復出矣吁明之衰也武宗以荒淫幾隕國祚世宗繼統旋興大禮之獄深處齋宮詞臣多以青詞倖進分宜枋國毒流縉紳楊沈諸公皆以言

被禍。幸先生羅列其姦。克殲巨憝。而其官爵以不進遷延十餘年。又不能久安朝位以去。此國家之不幸也。顧使先生仕於楊沈諸公時。亦必以言被禍。乃遲之既久。聲色不動。而除君側之惡。其後雖與當路牴牾。而卒常羊巳鋻叟。爲不起。又。豈非先生之幸。與先生爲人既已謇謇諤諤。異於曖姝翕習者流。而讀其詩則紓餘平中不爲鑱刻嶄絕之語。殆與吳中山水適相肖。邪抑所蓄淡而所養邃也。先生明史無專傳。其發嚴氏姦狀事。附見林潤傳中。而其詩已鈔入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具載本末。今其七世孫一鶚方司

詠無錫復取舊刊本參訂而廣其傳以示余曰君其序之是集先有陳恪勤諸公爲之序矣不佞何足序先生詩而勉以一言識其後者益重司諭之言且喜附先生名於不朽也

黃夏孫遺集序

康熙中吾邑布衣之士能古文詞者曰陸鐵莊漏黃夏孫瑚鐵莊之文瑰奇偉麗徹洺明季餘習夏孫則規橅唐宋八大家於歐陽氏尤近其文實勝鐵莊夏孫故明太僕斗南先生後也先生仕武宗朝以直諫謫瀋陽夏孫少孤露善讀書吳祭酒梅村見其文而奇之葉侍郎訒菴招致京師爲館客侍郎應酬諸作多出其手戊午將以博學鴻詞薦而夏孫已病歿年三十四余嘗怪梅邨訒菴皆有勢力好游譽夏孫雖嘗見賞於兩公不屑因緣競進迨其後幾幾得之而又不及待豈士之遇合

固有幸有不幸耶。抑豐於文者宜嗇於命邪。不然。既有其才。又當其時。而終於不遇以死何也。夏孫死迄今且百餘年其文不見傳於世人亦尠有能舉其姓氏者士抱負俗之累。有奇才絕能。天既厄之生前。使之侘傺夭折而死。後之名又復斬之。至與骨毛爪齒同歸澌滅。如夏孫其人者。可爲太息。又以歎天壤間不遇之士如夏孫者。其姓名寥落而世莫之知。不可勝數。則其文字之僅存。尤不可不爲之鄭重而愛惜之也。夏孫文無刊本余從友人處鈔存二卷余聞鐵莊。亦嘗一至京師無所合。賦鴈詩以見志。有河朔草深多羽翮江南水淺足菰

蒲之句其不遇亦如夏孫云

懷清堂文集序

懷清堂文集者仁和少宰湯西崖先生著先生以詩名於代其古文辭世無傳焉余嘗於望谿方氏集中見所爲先生墓銘知先生在諫垣嘗條議預荒政釐邊儲緩燬鑄糾督撫監司藏姦蠹民狀而惜未得讀先生疏以爲憾屬先生五世從孫禮祥既補訂懷清堂詩集復捜裒其文彙爲四卷以示余余發而讀之則先生諸奏議卷中止存糾督撫監司一疏蓋其文之散佚者已多而此四卷之厪存禮詳之功偉矣先生立朝謇諤馮山公稱其勝陽亢宗而視學中州杜苞苴詰試勸學厲教儒

風不變是其文卻不工猶皆傳以行遠況先生之文春容渢雅如伐鼉鼓而考鯨鐘此蓋由遭逢聖主雍容揄揚有餘之度無迫促之響其文如是又烏可以無傳哉謝山全氏序先生詩慇其晚節爲門舊子弟所累不無慚德顧攷方氏之志則謂先生困於人言

愆過不終是先生祗以厚於朋舊之故爲世口實亦孔子所謂觀過知仁者也方氏與先生交最深其立言無苟妄可信余故因序先生文而并誌之

齊次風先生文集序

天台山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而次風齊先生適鍾靈嶽之秀逢

國家文教之隆以辭賦碎大科被

天子知遇入史館陟卿貳文章經術一時罕有比倫世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知有先生者先生旣沒久而其文尚存浩浩乎莫窮其涯涘滔滔乎莫測其源之所在烏虖可謂盛矣乾隆癸未余游杭州過萬松嶺問業於先生閱乙卯距見先生時已三十有二年而先生之沒亦已二十七年矣會余宦浙有事台州與先生子式遷相

見行館因索先生集式遷語余集在浦江戴學博殿海家旣而學博持先生集至式遷屬余重爲編次而學博暨鮑上舍廷博邵秀才志純分任校勘共得若干卷而鋟之板刊旣成余喟然而歎曰先生之文有本之文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且夫溝渠川澮暴水時漲雖斷港絕潢泛溢瀰滿迨其旣退目不及瞬已涸然而無餘若夫長江大河深林巨壑洪漫洶湧駴耳盪心涵濟蕭瑟澄滌志慮挹之而不盡注之而不竭其所以然者何也天台瀑布懸流數千丈若銀潢之屈注薄風雷沃日月而其源出於華頂及桐柏之金潤

始豐溪泓演灝漾南會於靈江以入海而其源出於大盆山蘇氏有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無他有本故也先生之文亦自有所以文者已矣諸城竇東皐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少所推服獨稱先生乾隆丙子丁丑閒東皐先生視學兩浙適先生爲敷文書院山長兩先生者時過從過輒作竟日聚城鑰已上漏數下兩先生猶談論未輟云先生於學無不窺著書甚具學博爲先生高第弟子既刻水道提綱以行於世今又與余刻其文集學博言先生尚有詩集藏於其家將繼是集而刻之

外祖徐二磯先生詩序

瀛幼時甫就外傅吾母嘗謂瀛曰汝外祖工於詩汝長外祖當教汝詩瀛雖幼心竊識之既見先生時至吾家吾母必先具酒以俟酒半輒索紙筆爲詩云先生崑山人大司寇健菴公孫也弱冠稱詩輒驚其長老繼爲吾家聲時先給諫南沙公方以詩引後進亟稱先生引之入社與邑中詩人惠闇孫朱欄香邵來九爲詩會時號四狂闇孫先歿欄香來九瀛猶及見之欄香言先生詩於漢魏三唐諸大家無不窺而不肯蹈襲前人一字來九言先生詩規橅昌黎如秋懷七星巖諸作尤神似兩

君皆能詩其稱先生詩如此然先生生於名族方年少時家世烜赫先生又負異才宜有以自見於世而偃蹇轗軻老而不遇不得已僅以詩人名平生怫鬱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而其家數十年間榮悴與替亦往往見之於詩後之讀先生詩者當亦有槩於先生之遺也先生歿後數年灝始學詩吾母授以先生詩四卷多五十以前作家尊嘗言先生詩晚益工無從得之詩亦無鏽本恐日就湮沒故就所聞而謹誌之首簡

東皋先生詩鈔序

瀛以乾隆甲午應順天試出諸誠齋東皋先生門嘗問詩於先生先生詔之曰詩之爲道淵源三百篇有賦焉有比興焉近今之詩有賦無比興此詩所以衰也唐人詩稱李杜太白歌行得楚騷之遺少陵則原本變風變雅而得其所謂怨而不怒者二公詩往往託物比興詞旨荒忽讀者莫測其意之所在而詩於是爲極至焉是故作詩者必其性情旣厚植之以骨幹傅之以采色諧之以律呂含是以言詩非詩也旣而先生以所爲詩示瀛瀛乞鋟諸板先生却之曰此後死者責自後二十年

先生不常為詩并不肯出詩示人而先生以乙卯秋歿矣今年夏輒取向所藏先生南海紀遊詩合以瀛門人俞坊所存之作訂而刻之得詩一百十首凡三卷詩雖不多而先生之性情見焉至詩之所以工則已具於先生言詩之旨而瀛幸出先生門是先生之詩或有待以傳固瀛責也坊無錫人甲寅先生主試順天所得士

○華師道先生集序

先君子言吾邑通經學古之士曰華霞峰先生霞峰於六經無所不通又善治古文以諸生終其甥曰顧震滄祭酒其學得之霞峰乾隆初年以經學薦所著書曾經

進

賜國子司業銜加祭酒而華師道先生則霞峰從孫而受經於祭酒者也先生少嗜讀書目染耳濡斂華就實發爲文章卓然欲自到於古没後數十年先生之族進士蔭南裒其集示余屬爲之序序曰古今之文章本於六經六經者聖人之書也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韓

愈歐陽修曾鞏之徒其言之精者必合於道必原於經六朝綺麗之文。浮薄不足稱。蓋於聖人立言之旨無當也。即有志於聖人之立言。而植之不厚。築之不崇。則其發之也淺。而其行也亦不遠。故文之淺深醇駁。皆。視其中。之。所。得。而不可以強。爲。師道先生亦嘗汎濫於諸史而其立言也以六經爲指歸無纖厲之氣無鄙倍之語進而求之庶幾歐曾之徒歟山陽程翰林蕺園嘗交先生余曩遇翰林翰林數道先生不置青浦王蘭泉侍郎亦亟稱先生顧侍郎與翰林並發聞於時而先生以一窮諸生跐踔不得進以没其僅存者文耳先君子又言

祭酒著春秋大事表其書甚鉅實先生與其族父有條弟師茂參訂之力爲多三人者皆不遇如霞峰豈湛物者以學問豐華氏而特薔其遭耶有條即蔭南尊甫早卒宜蔭南之於先生特錄其文而存之余故因序先生文而牽連及之如此

孟亭居士文稾序

余少時卽聞桐鄉馮孟亭先生名旣官京師與先生之子鴻臚編修兩君善比監司浙中過嘉禾拜先生於其家先生至杭州亦過余自是往來甚習上年余移臬湖南而先生沒矣編修君旣刊先生集徵序於余曰先子之在常稱道君古文辭今先子文集不可無序幸君之無辭也余受而卒業乃爲之序曰文章之道本乎六經六經之文非出一手且非有意乎爲文也然天地鬼神之情狀民物倫品之理治國平天下之術經緯相端胥於是在自後世人各有集遂名以其文鳴山林臯阛讀

製互殊其埤陋傭俗者大都剽竊摹擬點綴形似蠟其言梔其貌它或汗漫恣肆自謂浩博無涯涘否則幽詭僻澀至不能句讀糾繚之皆瞀焉而不知所歸宿要於六經之所以為文者無當也先生少負盛名壯歲登朝授館職歷臺省應制之作人人傳誦洎乎謝病乞身里居數十年著述益多而其文皆不得以一體目之蓋先生學有根柢言俱稱心而出淵乎其莫窺約乎其若豐故不必有意乎為文曰若者為史漢若者為八家而垂紳之士與逢掖之流皆有邈其精專者矣抑余又有說焉古文莫甚於韓柳歐蘇韓集訂定於李漢之手柳之

沒其子方幼惟歐陽氏詩文東坡得於其子棐凡七百六十六篇而東坡沒後方有纂禁叔纂亦未嘗編次其稾以傳今先生之文乃得編修君搜羅參訂梓以傳世又以見編修君之能世其家而惜鴻臚君之不及見也

周松靄詩序

海寧周松靄先生老而好學與余爲忘年交屬其猶子彥曾請余詮次其生平如韓退之之傳何蕃余惟古人無生而爲傳者如何蕃傳方崧卿本題爲太學生何蕃書蕃李漢所編本次於書類孫樵書何易于亦然他如柳州集中諸雜傳又係別體非傳例余旣諾彥曾請遲之未及爲會先生寄詩集至讀之卒業乃參傳體而爲之敘曰先生名春字芚兮松靄其號自其祖父兩世皆以孝友稱家富藏書不下萬餘卷先生少羸弱與其兄玉井君同塾皆好讀書朝經暮史自爲師友年二十餘

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注吏部籍閒十餘年始除縣令方其成進士而歸也益務深湛爲有用之學而性情沖簡不樂就選人適玉井君以乙酉登賢書孝先生北上遂以丙戌除廣西之岑溪縣岑溪地荒陋先生至卽立書院學規以訓士士以嚮學嘗爲文自誓告城隍神刻苦敏廉節凡在岑溪僅二年揉邪哺窮人樂其政無何以丁憂歸岑溪之民如失慈母立生祠以尸祝之歸後鍵關著述不復出以其暇爲詩長篇短謠多可存者人皆惜先生未究其用然先生學旣足以用世而沈淪下僚無振而拔之者及其旣退又無人焉爲之

推撥使得僻其志而被乎物而徒令其輪囷鬱律之氣見之於詩寂處委巷侵尋白首此有當世之責者所不能不任其咎者也顧令先生治縣不遠歸歸而復出縱其秩愈進而行古之道不免戾衆而背俗安知不顛躓覆溺而欲如今之從容詠歌豈可得哉先生少學於長洲沈文愨及天台齊侍郎息園先生故其問學皆有根柢著書甚具詳余所爲杜詩雙聲疊韻譜序今玉井君久故而先生年七十有一矍鑠如曩時浙西之學者無不知海昌有周先生先生之爲人固無待余文以傳儻欲傳先生亦必求如韓愈孫樵其人者而爲之序而余

非其人也

拜經樓詩集序

余耳海寧吳君槎客名久矣方余備兵浙西閱海塘至尖山槎客逆余道左相見古廟中言所居近欲邀至其家所謂拜經樓者屬以事卒不果往既而槎客數過余余每要之游西湖之上流連詩酒極歡前年余移官楚南槎客偕查秀才梅史以詩送余別後往還書問不絕必附以詩綢繆款曲之誠皆見於篇什比今年歸自湖湘同槎客游硤石之東西兩山游罷輒作詩酬荅如是者余與槎客交亦既數年而槎客之所謂拜經樓者卒未之至也無何槎客書來敢眂則鄉拜經樓詩集至凡

若干卷且徵序余雖未至拜經樓而旣交其人又讀其詩不已如登拜經樓邪槎客善治經故以拜經顏其樓且以名集東南老宿如盧學士抱經王光祿西莊錢少詹竹汀諸先生槎客皆嘗與之游其可傳當不獨詩今其詩集少詹序之而槎客復徵序於余者以余實知槎客固不可無言也槎客詩才情飈發詞旨鏗耀規鈲百家役隸萬象至詩之爲道與經學通與夫槎客詩之所以工則已見於少詹之序者不復道余故述數年來與槎客交游之雅序而還之槎客老矣不能數數見余方謝病閒居終當詣其廬一登拜經樓再與槎客論詩槎

客其許我否

拜經樓詩話序

世之爲詩話者一二才人侈聲氣之廣往往摭拾公卿貴游之名以爲重而羼其間者降至市井富人優伶賤卒靡不闌入其人不必果能詩其詩不必皆可採故其爲言也蕪而雜蕪而鄙去古人風雅之道遠矣吳君槎客則不然槎客居海昌之新倉早棄舉業荒江墟市專事著述瀏覽諸子百家之言爲之考其得失而訂其譌謬所已刊行諸書余極賞其校正精當今復見所著拜經樓詩話無俚辭無饗言有倫有要信足爲儒者揚扢之資非特琴歌酒座供才人之譚噱而已王漁洋尚書

及秀水朱氏靜志居詩話而後此其尤雅歟槎客自序謂詩話非胸具良史才不易爲余觀是書所引淄澠黑白較然不淆且有可與史學相發明者又惜其才與命妨不克登著作之廬而徒老於荒江墟市也

念初堂詩集序

涼州古敦煌郡西晉時氾衷龔馳名太學有五龍之目而索靖該博經史尤推逸羣洎乎梁陳陰鏗始以詩著聞史稱其善五言詩雖其祖旣遷南平故武威人也杜甫稱李白佳句似陰鏗由是與何遜並稱陰何蓋鏗詩見重於世如是詩之盛莫如開元天寶李杜而外如高岑王孟四家其詩皆不名一體而無不工於五言者自後人祧唐禰宋而詩學於是乎衰矣武威張君桐園崛起姑臧博洽如靖而研精聲律如鏗旣游京師成進士有聲曹部出外爲太守前後彙其詩得若干卷曰念初

堂詩集徵序於余余讀之各體皆勝而五言尤工峻潔雄特沈涵渟慉大略根柢李杜而兼取高岑王孟諸家之長淵淵乎盛唐之正聲也余旣服其詩而益知其詩之所以工者蓋桐圃生長邊塞五河遺墟荒燐敗壘與夫雪山弱水蒲桃天馬之壯奇皆其目所親歷其後泝夔峽下彝陵登仲宣之故樓弔叔子於峴首因以濫洞庭而窺九疑名山巨浸足以發其胸中之蘊而桐圃仕宦偃蹇雖爲二千石其中有不能油然以懌者則服其詩之工未嘗不歎其遇之不偶也余數十年來所交海內詩人不少其以盛唐爲宗不爲時俗風尚所變易者

落落然可以指數然則桐圃之詩即求之吳越閒猶難之當不獨雄視西涼而已屬桐圃將之京師來別即書此以序之

經訓堂詩集序

詩三百吳楚皆無詩而季札觀樂能知十五國之風夫詩固樂之苗裔也楚無詩而鳳兮之歌滄浪之詠莘實之謳無非詩者且國風變爲離騷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文辭見於楚夫騷又詩之苗裔也漢魏而降詩莫盛於三唐張九齡宋之問杜甫李白韓愈柳宗元劉長卿元結諸人皆先後來衡湘岱被其風者家誦戶習人人自奮於風雅至明而李茶陵出特振拔於詩學彼靡之會北地信陽皆茶陵爲之先聲獨怪前後七子中如王廷陳吳國倫皆產蘄黃間其才皆遠遜王李而

洞庭以南且無聞焉
本朝初詩學尤盛自阮亭荔裳外大半多三吳之士其
土敦樂而康熙己未大科之徵楚南惟湘潭王岱一與
於時豈衡湘介在荒服數經兵燹巖棲川觀之輩韜光
匿影不求知於世而世固無從而知歟余於今乃得新
化孫同訓石谿石谿博學強記爲諸生進枉於有司學
使者吾吳褚筠心學士以優行薦得今官石谿之詩有
所爲經訓堂集者沈涵浸灌鏗鏘要眇卓然成一家之
言蓋殫精耗神於此事者且數十年而石谿亦既老矣
茶陵年少入翰林位宰輔天下之言詩者翕然宗之今

石谿屈於椶官詩雖工無盛名於天下余以是悲石谿之遇然茶陵枋國時閒寺方亂取其詩常有不自得者而石谿生

聖世從容獻歌位與于而無怨誹之音佩纓璞之態則石谿又未可為不幸石谿之詩褚學士嘗稱之學士沒而奉賢陳桂堂太守亦亟稱石谿學士太守皆吳人而余又吳人也以吳人序楚詩乃歷敘衡湘詩人之端委以諗石谿並寓桂堂當有謂於余言

樹經堂文集序

古君子之立言也無不本於學養非徒以其言而已必將行其道焉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言不文不足以行遠是非醞釀於道德之精微則發爲文章必不能辭達而理舉而非有得位行道之君子則其言亦無所憑以發揮於事業

本朝初以古文名家者有汪堯峯魏叔子姜西溟諸人叔子布衣而汪姜仕亦不達惟雎州湯文正公不必以古文名而讀其文盎然如春風之煦物艸木萌動百卉皆發藹有德者之言如是文正之撫吳也始刻太守之

不職者一二人其後吏治蒸蒸然丕變惟以禮讓化民而民亦化之葢文正之見諸事者又如是南康謝公儒者也其學非必盡師文正而生平好治經義枕藉諸史務爲有用之學今方以兵部侍郎巡撫廣西夫嶺徼風俗樸陋無三吳侈靡之習則其民易治而吏治亂敝於今爲甚則公所以整頓而撫綏之者參酌於剛柔競絿之閒而得其中當與文正之撫吳無以異也公以詩名海內者數十年亦未嘗以古文名而余讀其文穆然想見其問學之淵邃而其施之政事者亦可於文得之豈非有合於古君子立言之旨而非徒以言著者歟會公以

文集寓余丹屬爲敘余疵陋雖好爲文辭遠出任姜諸君子下何足以序公之文而特以公知余最深余亦有以窺公之大遂舉所得於公者著於篇俾世之讀公文者知得位行道之君子其文固不同於處幽居下之士而公之自處亦不在區區文辭之末惟余少嘗有志於文正之爲人而浮湛仕宦無所表襮今且以謝病歸矣序公文能無瞿然思恧然媿乎

楞伽山人詩集序

予與鐵夫交有年矣比者同客熱河乃盡出其所爲楞伽山人集示予而屬爲之序鐵夫久困以詩聞於時京師貴人多譽之者顧性簡傲少可多否不肯從諛遇公卿若平交人又以是病鐵夫狂鐵夫坐益困雖然狂何足爲鐵夫病且惟鐵夫之才可以狂而鐵夫乃以狂負累世俗何耶有唐詩人莫如杜甫史稱其醉踞嚴武牀事幾因以賈禍論者或謂嚴杜交契甚必無此事所稱近誣然吾觀甫之詩自許稷契放言高論其狂殆甚於李白鐵夫不喜飲無酒失而詩特奇肆又常栩栩自負

好議論其通脫不能如白疑近於甫之所為宜世之嫉而病之者多也鐵夫之詩不必盡宗杜又時時有緣情綺靡之作而其五言古詩瀏漓頓挫實近杜陵又嘗

召試行在引對稱

旨賜舉人於戲鐵夫生逢

盛世以諸生受

天子知不可謂不遇彼杜甫當天寶至德間崎嶇獻三

大禮賦於四郊多壘之日其幸不幸何如也人雖欲以狂困鐵夫鐵夫固未必困也且人稱鐵夫狂。子。謂。鐵。夫。狷。耳。輦下人士以萬數其遊於公卿者大都借援聲勢

務爲關說而鐵夫介然無所苟館穀之外不名一錢雖
金盡褱敝不自恤於戲鐵夫之狷狷其所以成鐵夫之
狂歟鐵夫詩旣瓌瑋絕特意其人必且岸然魁梧而顧
軀幹眇小如古晏嬰田文李紳之徒吾不知杜甫當日
麻鞵破帽其窮瘦視鐵夫又何如也雖然予序鐵夫詩
將以解夫世之以狂病鐵夫者而乃稱道鐵夫喋喋不
少休世幷將以病鐵夫者病予不且益以重鐵夫之病
耶鐵夫名芑孫字念豐明王文恪鏊之後長洲人也嘗
欲買田築室於其鄉之楞伽山因又號楞伽山人云

望嶽樓詩序

歙之為州新安江濵迤數百里而黃嶽崒律其上雲海之奇甲天下黟縣邑也當羣山四塞之衝山頑梗少巖壑或者病之然其地在嶽之西境風日晴美黃嶽隱見林表則亦獨人逸士之所樂居焉朱君井南產於黟由諸生登賢書顧罷禮部之試而講業涨江為院長今年春以詩來投余未之省也既擕其所著經學質疑至知其善治經今乃盡出其望嶽樓詩以質余余以知井南能詩而向者竟失之也井南詩才調清麗尤長於樂府及五七言古體余數與之談論並見其與人書曉暢時

事恫瘝天下利病當不偉以詩人目之乃進無所遇於時退不能躬畊黟山之陽落拓湖湘竆愁顚頓而喜與之游如余者徒相對而太息余嘗往來嚴陵江未得一至新安它日井南歸余將泝流而上登君家所爲望嶽樓者㪅與井南歷覽天都蓮華諸峯之勝益以知君詩之工葢旁魄於山川鬱積之氣而所得於天者不在彼而在此也一日井南過余乞序其詩余向者幾失井南今旣知之其何可以無言

頤壽堂詩序

本朝稱古文辭者必曰桐城自方侍郎望溪先生以來劉學博海峰其尤也今則爲姚吏部姬傳而吏部之門則有胡徵士雒君望溪工古文而不工於詩學博與吏部皆兼能之而雒君亦但治古文余識之數年未見其爲詩乃今示余以其尊人蛟門先生所爲詩又以知蛟門先生之能詩也先生少攻舉業成進士嘗令山西之靈石縣有善政縣治當東山諸水下流前令築堤衞城遇漲輒圮先生至易土以石民賴之無水患號胡公堤無何以忤上官意罷歸人皆爲先生惜而先生相羊龍

瑕山氷間築草堂數楹咏歌其中翛然自得卽今所傳頤壽堂詩者是也詩雖不多而閒逸沖澹迴脫塵壒絕似其鄉先進田閒先生昔孟襄陽短篇寥寥而愛其詩者與摩詰並稱詩固貴多乎哉顧閒先生爲政愛民如元道州惜無見於詩者豈逸之耶抑當時勞於民事不暇以爲耶雒君之生也晚或未悉先生之詳今雒君不以能詩名而先生能之余雖見先生詩未得見先生之文而雒君亦旣能之矣此以知桐城諸君子之派別有自而先生之家學亦可見焉余故因雒君之請而序先生詩如此

汪小海詩序

春日曀霾積雪在地獨居悄然悴如凍灰屬有踏吾門而來者則梧桐鄉汪君小海也橐中出其自定詩稾丐余序余披篋覌之多余往日所嘗見者再誦之乃佛然起逌然笑暢然以適曰有是哉小海之詩之移我情也其靚態夷冶如春雲之在空欲攬而猶遲也淸思奇穠如㵎流之在沙不絕而猶紆也小海家世姚遂胚胎前光宜耀於世顧乃冥冥木木湛志渺慮性好為詩而以其暇游情幽崖邃谷鬭挐箯擔蹻重繭累跖既已徧歷武林吳興天台諸勝又游新安江探黟山三十六峯八

巖十二淵之奇所到輒有詩滌蕩魂魄激拓襟袍詩益奧異可喜夫浙西多詩人大都騁才務博其蕭憀孤夐擺脫畦畛之外者樊榭山人後殆尠其儷匹也余晤小海信宿越日雪霽邀之游惠山徘徊二泉亭上語小海曰斯泉沆涵淵渟清泠鏦琤劇類君詩小海謝不敏旣登舟送之歸闔戶爇燭濡毫吮墨而爲之序其詩

李廷松詩集序

詩之爲道莫盛於三唐自言詩者祧唐禰宋新城尙書乃選唐賢三昧集其旨在標格神韻而獨取所謂淳古淡泊者前明中葉北地信陽諸君子以踔厲傑出之材雄跞一世而高子業及四皇甫特標微尙蕭廖孤負有遺世之音即何李且無以敓之何況𡘋囂踧張纖麗姚治其所爲詩雖不同要皆戾於唐賢之旨而轉厭薄三唐爲不足爲豈足以與於斯道邪吾鄉詩派多尙淸微繡塘詩寥寥數十首而新城稱之先泉南先生五言學陶韋於鄉前輩最近高忠憲益皆詩之正聲也而今則

迂松李先生亦以五言稱于時先生篤倫誼其于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至性周浹而足跡所至巨浸大河危崖
絕礀極山川林壑鳥獸雲物之奇無不見諸篇什故其
爲詩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而刻露清秀張皇幽渺亦有
非人力所能至者要以唐賢爲歸不落宋調則于新城
之旨與鄉前輩之派無少隔閡而其篇什之多則又視
繡塘泉南兩先生皆過之也先生少席華蔭旣中落出
游四方憔悴以老今年七十有八而貌益充宜其詩之
冲夷淡然若有以自得歟歐陽公言詩以窮而後工余
嘗謂窮者不盡工工者亦不必盡窮如先生者殆窮而

工矣先生爲余丈人行謬以詩稿謬誇訂定爰删其十之四而併論次之如此

鮑若洲詩集序

鮑君若洲以詩稱里中者數十年君爲名諸生老而好游所歷宣歙漢鄂諸山水名勝以迄浮瀟湘達湞桂莫不有詩又數至京師卒不遇困而歸歸而遂死今君歿已八九年而其女夫吳雲鵜以君詩稿郵杭州請余序則皆余向日所嘗見者君之詩娟娟脩好閒靚工雅烏虖是亦可存已君長於余十六七歲向者余二十餘歲時常過君齋所謂讀書山房者時君年已四十許論詩竟日相善也旣而余官京師君來止余寓君已老而嗜詩之癖如曩時仍無日不與余論詩又相得也君歿而

僅存者詩耳其烏能已於余言

韋廬詩序

余往從王熙甫侍御處得見李君松甫詩熙甫蓋受詩於余友李少鶴而少鶴則松甫詩友也松甫為吾師新建曹文恪公女夫而余與松甫顧不相識今年官湖南臬使與鄉陶季壽還自桂林乃齎攜松甫所著韋廬詩至首尾共若干卷大半多少鶴所點定而少鶴則既亾矣季壽述松甫言屬余序其詩夫余與松甫雖不相識而余之知松甫久松甫亦知余其何可以無言松甫為詩酷愛左司其所居曰韋廬廬前有石曰韋石殆標其宗尚所存云爾夫其詩似陶而實不相襲唯其性情既

眞與寄高遠故傷然於塵墟之表而皆不可以貌取靖節令彭澤蟬脫軒冕左司嘗天寶中官羽林其後爲蘇州刺史仕宦數十年而世俗之榮泊然無所慕於其外故其詩沖然而夷邃然而深穆然而靜且和繇其本於性情者然也松甫既嘗爲部郎子學士君方翱翔侍從而松甫蕭寥閒澹若遺棄世俗而不顧其詩似韋固有其所以似者歟余少時嗜韋詩顏其軒曰韋軒顧其後見世所爲洸洋恣肆之作遂不能盡守其法少鶴詩後來亦出入諸家唯松甫爲一家言無煩響無雜派今少鶴既亾無由更與重定松甫之詩而熙甫在京師松甫

又遠隔嶺表無因緣相見此余序松甫詩不禁與季壽嬋媛太息者也

俞伊樂詩序

俞君伊樂自其先行人公殉節粤西方勝國中葉是堂廉使壯歲棄官其家既極甲第園亭之勝又能揚扢風雅甄綜有明一代之詩爲百家詩選四方士大夫皆願與定交廉使歿後漸淩替而明經爻心先生以詩鳴所傳卯若欸乃集是也君爲先生之孫亦工詩而偃蹇厄塞竟以諸生老明年年且七十以其詩徵序於余余識君已三四十年稔君能詩而君之詩至今始得盡讀之蓋爻心先生之詩趨向在肎山劒南間而君集中五言古直詣唐人至處略形模而取神理余知其詩之工而

不能言其所以工也君性孤冷踽踽踽踽於世無所合閉門忍飢無窮餓可憐之色而獨好爲詩感家世之盛衰結轖鬱伊往往託諸篇什其詩工而其遇亦可悲矣夫以余識君三四十年而今始知君詩之工自余而外更無有知君詩者則夫憔悴枯槁之士終身苦吟而世無揚扢風雅如君之先廉使者取而錄之則其詩亦泯沒而無傳焉余媿非其人而旣知君詩君之詩雖無聞於今或當有傳於後余故序而還之卽以是爲君壽焉也可

樹經堂詩集後序

詩有派乎無派也嘗言詩者不必求異乎古人亦不必求合乎古人惟不求異而面目自異不求合而法度無不合則不言派而無之非派也蘇潭先生產江右江右之詩多主西江宗派先生少好爲詩而翁覃溪閣學者今之詩人先生師也閣學愛東坡詩自顏其齋曰蘇齋而并以蘇潭號先生又嘗輯山谷集刻之以行蓋閣學之所崇尚者在是顧先生之詩渾渾浩浩各體兼擅無所不有不當僅以涪翁詩派目之而亦非規規焉徒學東坡之面目者也且夫詩三百篇閭門閭巷之賤婦人

女子莫不有詩而幽愁哀思之什時聞焉若士大夫之詩則不然蓋士大夫際昇平之世從容咏歌導揚風雅其平時所蘊優柔平中故其發於言者有愉夷悅懌之致而無志微噍殺之音也先生年二十餘入翰林旋出爲太守歷官至布政使所至皆著聲績而詩亦愈多而愈工余嘗見先生負氣果敢勇於任事意所不可輒形於色而其詩則沖和蘊藉若不相類然先生外若峻急而中實寬然有餘故施之於政吏民皆陰受其福宜詩之穆如清風也且先生遭逢

聖世敭歷中外視詹直諸君子之遇迥殊是以心氣和

乎有異於憔悴悲憤者之所爲其爲詩也博而麗典而則殆渢渢乎大雅之遺而世之徒講宗派以稱詩者誠不足爲先生道矣先生徵言於余遂書此以爲樹經堂詩集後序

浙東小草序

士大夫修登臨之樂往往託諸詠歌藉以刻劃山水摹狀景物自大小謝以來稱詩者類然詩雖工而詩之外無詩焉至若有民物之責者勤勤於當世之務終日如不及所至名山大川又或不遑宴遊即能詩而亦不暇以爲今南康謝蘊山先生方爲浙江布政使素工詩而又嗜詩治事之暇爲之不已會以勾當公事之浙東過富春歷婺州括蒼諸郡渡甌江登江心寺陟雁蕩觀龍湫瀑布經天台四明泛越江而還凡一閱月得詩若干首彙而存之曰浙東小草浙東山水甲天下古所稱洞

天福地所在昔是余官於浙嘗以行部至且亦嘗爲詩以紀游歷今先生所歷之境多予向者所嘗歷之境顧詩之富余既不如先生而工拙且懸殊焉抑聞先生所過郡縣減輿從撤供億惟亟亟於民事是務而猶能以其餘發爲吟咏蓋先生之詩本乎性情而關乎民物非屑區區流連寄興者之所爲而勤於民而不暇以爲者亦非所以語於先生也先生是行幕僚沈君磐谷實偕是以詩中多唱和之什磐谷名德鴻浙江秀水人

太白山房存藁序

余莅湖南求楚之士可與道古者或以長沙郡學博祁陽鄧子奇逢對旣來謁余叩其詩文則曰某於學甚淺某先君子實工詩與文越日持其尊甫硯堂君太白山房存稿示余且丐爲之序君永人也永之爲州山幽谷阻自柳子厚謫是州司馬西山諸勝始顯於時而元次山刺道州浯溪之亭漫郎之宅詩歌流傳至今後之産於斯者日興起於學而君詩尤清麗可喜所爲文密栗要眇實與子厚爲近其居南洲最久又嘗講學鼇山虎溪所至皆有名勝登臨讌飲之暇雕鐫篆刻著述益多

其詩文之工也固宜君學問博洽年方少以乾隆元年膺大科之辟既報罷浮湛校官其後僅一得於鄉試令四川之渠縣多善政讀其讞獄紀事詩庶幾古之良吏而君以亢直與時異趨竟以移疾歸今君沒巳久奇逢彙而存其遺稿共若干卷余嘗謂詩文之傳於世必其有得於山川靈淑之氣如珊瑚木難淪擲糞土而光不可掩故爲之既工雖布衣芒屩之士與夫昇官下僚豈富貴顯榮之輩不能與之爭能君生於永其地既有柳州道州之遺風而殫精畢力於此爲之且數十年位卑而趣高躬沒而詩文固存也君之子長學孔次奇齡

皆積學有聞能爲詩俱早世奇逢其季也痛其兩兄之亡并請余一言以弁其詩余以事羣不能一一序也因爲君序而附及之

吳魯也文集序

有明三百年治古文之學者稱歸熙甫先生熙甫學廬陵者也廬陵又學史遷者也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熙甫有焉當時若晉江之王遵巖武進之唐荆川猶或遜之若夫曼衍洸洋以爲奇稗販剽竊以爲富僻澁幽險以爲奥枯槁寂寞以爲潔尚考据者廣摭金石尊注疏者博徵傳注雖所詣之深淺不同要皆非古人之所以爲文者也秀水沈君磐谷出其外舅吳魯也先生文示余法密而體正氣盛而詞質律以古人之繩墨幾幾不失尺寸於前明諸名家中疑與熙甫爲近繼而得見桐鄉

程孝廉所爲魯也傳乃知魯也生平固服膺熙甫宏其文之似熙甫也余嘗論熙甫晚而登第困於州縣位甚卑。甫掌外制。不幸遽殁。無朝廷大制作。足以發揮其文章。張皇其學術。以是爲熙甫惜。而魯也以窮諸生淬厲爲古學處幽居下而又阨之以年使不得底於大成其所遺且有舛譌不如熙甫者此尤可爲搤擘太息也熙甫有曾孫莊刊其遺集今魯也無後而其壻磐谷爲之傳之如磐谷者又可多得哉

敦艮堂詩文集序

蔣翰林秋吟持其先大夫駕部君敦艮堂詩文集乞序於余余未有以應也閱數月復來請始展而讀之旣卒業乃爲之序曰古人立言期於不朽蓋不徒務其文而已譬諸種蒔善樹者必沃其本根剪葩綴葉以取悅時人之目不崇朝而萎無它其本已離也熠燿之行蟻蛭蹄涔之積其荼然易盡也固宜君自爲諸生卽以問學雄於浙西一時才雋翕然稱之無異辭生平著述甚具可傳者當不僅以詩文也君之學長於考据發爲文章原原本本典博奧衍金石所勒悉有體裁卽記序之文

亦不苟作竊以爲宋之劉原父或無以過之詩非專家所存者少要亦別於世之蛙鳴蟬噪者君聶與吾友張訒齋善訒齋之才實與君埒惜其平日撰著不自收拾訒齋既没其子仁僅刊其時文其它無有隻字存者而仁亦死矣君之没先於訒齋頗有秋吟世其家學編晉遺稿而刻之正如歐陽氏之有棐蘇氏之有過此余尤欣然援筆而終爲君序者也

喻石農詩集序

漢陽葉君雲素楚之詩人也今以進士官中書舍人於余日相接頻以詩篇酬和舍人語余其友黃梅喻石農能爲各體詩岩軼奇肆有唐賢之風出以相示并乞爲序余受而讀其詩果如舍人言以知楚之詩人不獨舍人也石農雖不得志踨伏鄉曲亦嘗浮江而上登大別泝荆門既又下彭蠡過小孤以達於皖江金陵北渡淮經齊魯故墟抵析津而止所至登臨懷古憑弔欷歔發而爲詩或嶢皦而激壯或寥邈以荒忽不名一家而要皆原本忠孝有得於古人興觀羣怨之旨信乎太白少

陵之遺而騷之苗裔也楚自三閭以降宋玉景差之徒俱善詞賦流風所被相沿數千年不絕顧自有明公安竟陵倡爲空疎幽詭之學頓變雅音論者至比於楚人之咻厥後杜于皇顧黃公輩頗能不染習氣余昔游漢江嘗欲求其人不可得不謂舍人與石農皆生其鄉余雖未識石農而與舍人交卽可因以知石農况又讀其詩耶余又聞石農之友有陳愚谷者並能爲詩當更求其詩讀之則甚矣楚多詩人又不獨石農也

奚鐵生詩序

浙江處士方蘭士薰、奚鐵生岡、兩人皆工畫。各極勝趣、不必一致、而又皆工於詩。余知鐵生最早、官杭州七年、每以詩畫投贈、而未嘗一識其面。蘭士為人愿慤寡言笑、僅於西湖湖樓、一見之、余强之坐官舫中、談片晷別去。亦嘗贈余詩、并為余作畫冊、何蘭士没。鐵生狂於酒、酒酣作畫賦詩、意氣自豪、始視蘭士又殊也。余去杭州、聞鐵生得酒病、其家燬於火、子女皆死、旋遭母喪、而鐵生亦死。再天之禍鐵生亦酷矣、吾門湯子貽山與鐵生為忘年交、悲鐵生之遇、為之輯其集、將刻其詩、郵予京

師而丐為之序。鐵生詩清冷絶俗，肖其為人。尤愛其題畫詩風致絶似吾鄉倪迂。余嘗怪明之董華亭陳仲醇者自號通隱，賓客交游車騎闐溢門巷，所為詩殊有俗氣。其後李漁輩，人品愈下，其詩佻巧俚鄙，更不足言。安得如鐵生者一洗若輩之陋耶。余嘗見蘭士詩甚超迴。灑脫塵氛，如復有點山其人者為刻其詩，余亦將援筆序之。

○湯點山詩序

仁和湯子點山能治古文辭。又善爲詩。其鄉先進盧抱經顧涑園兩先生嘗爲余道之。兩先生皆浙中魁儒。抱經尤不輕許可。時余方官於杭。愛其詩文。點山遂從余遊。無何余去杭州。點山不得志。仍見擯於有司之試。而余歸自湖南。又自家之廣東。自廣東擢浙江布政使。入京師。過杭。皆與點山相見。計數年來。點山與余別。則以書往復。見則留連不忍舍去。蓋其性情之厚如是。既而余留都下。點山以家貧親老。丐貸入貲。試用江南爲小官。寄其詩來索序。余誦之。爲慨歎不置。點山工於詩而

蹇於遇。乃至是耶。簿尉秩最卑。唐時以進士爲之。猶不免箠楚塵埃之歎。今之簿尉。無箠楚之苦。而屈趨上官之前。頫指氣使。不啻奴隸。即間以才顯。有積官至大僚者。秖千百之一二。而所謂才者。亦非必古人之所謂才。今點山方以末秩試爲吏。其得沾微祿受事以養親與否。且不可知。而臨其上者。又未必能知點山而稍加容接。意點山有不能懌然於中者。顧概置不道。而不遠三千里錄其詩以乞余序。此其志意瀟灑迥脫塵壒之表。乃點山之所以爲點山。宜其詩之工也。與顧余雖識點山。力既不足以振起之。而點山乞言於余。計終無以爲

點仙盦者亦惟有反覆其詩而爲之咨嗟搵掔焉爾已。

孫蓮峯小鳴集序

余與蓮峯游十數年矣蓮峯九歲卽喜吟詩學義山端已後乃放而之昌黎遺山意弗善也既交予乃變其格而宗盛唐一日自次其所爲小鳴集而屬予序其首嗚呼蓮峯非徒以詩鳴者也蓮峯而以詩鳴非蓮峯志也蓮峯少嗜仙釋於內外典及悟眞參同諸書靡不窺其與人處或終日默默疑若簡靜自喜無意於用世者然予嘗與蓮峯抗論古今得失之故瞭若指掌予或少倦而蓮峯詞氣益壯脫冠露頂剌剌不肯休予意蓮峯爲唐馬周張鎬一輩人蓮峯又爲予言詩人中若陶潛杜

甫皆有用之士不當作詩人觀竊歎爲知言今其集中如述事諸作敘先人之駿烈悲家世之淩夷激昂慷慨情見乎詞書有之詩言志則操末探本予向之疑蓮峯者或不誣也余少蓮峯八歲始於金陵定交鷲峯寺側予年甫二十耳悠悠里閈不意成三十許人顧蓮峯年老而志不衰余聞蓮峯少任俠方十五六歲時嘗歷嵩洛窺河潼散財結客千金立盡乃今窮益奇而豪氣隱隱不少挫然則若蓮峯者果徒以詩鳴者哉

亦南廬小稿序

余外舅南廬先生世居邑西背谿面山與市㕓遠外姑鄒孺人操作之暇時手唐詩一編紙閣蘆簾不廢吟詠葢孺人少承其母岳孺人之教通曉文義又性情閒雅故其爲詩氣格高逈五言尤超雋庶幾乎有風人之遺非他名媛所能及也余十八九歲時爲館甥常得誦孺人詩顧孺人詩常自口誦不甚著稿婦弟輩偶記而錄之故所存者少歲甲辰余銜恤里居孺人歿已一載乃從婦弟昶取孺人詩及余舊所記憶彙爲一帙編而存之後之覽者可於此得孺人之性情焉孺人在室事岳

孺人至孝岳孺人病孺人抑搔疴癢天寒侍湯藥手足皸瘃至涷裂不懈病篤刲股和藥以進者再嗚呼孺人又豈獨以詩傳者歟亦南廬者外舅家書屋今取以名孺人之稿云

新坡土風序

海寧古鹽官縣又稱海昌吳志陸遜傳載遜爲海昌屯田都尉領縣事是也其地邊臨大海有魚鹽之饒稻蟹之富菱芡之美而文堂峽石黃灣石墩皆號名勝蕭文忠嘗賦鹽官絕句四首自南宋至於今地益蕃庶人材輩出類能崇尚風雅此陳子仲魚新坡土風之所爲作也曩余游楚阻風江干感懷鄉土嘗於舟中得梁溪竹枝詞五十首又梁溪遺事五十首今仲魚之詩其多略如余而言之又工庶幾其鄉先進朱檢討鴛鴦湖櫂歌之遺然檢討所咏爲嘉禾一郡之事而仲魚取材僅在

鹽官一邑且多出於志乘記載之外以徵故實以備風謠尤不可少也是爲序

陳白雲文集序

近世之言文者雕飾藻繢破碎大雅人競以爲能其能師經探道務爲古人之文者葢不易得而並世之人亦或不能知德淸陳白雲爲古人之文者也世無有知之者白雲亦未嘗以文自名余往在杭州朱助教著晉爲余稱白雲時白雲方爲諸生但見其制舉業而已既白雲舉於鄉成進士偶以書通余自浙江入覲京師白雲又嘗贈余序余驚歎謂其文劇似古人之文然亦但見其書與序而已闊數年余自外入爲京卿白雲先以就選入來此與余時相見於邸第相與窮求古人修已治

人之術與夫古今人材治亂得失之故反覆議論契合靡間已乃彙其平日所爲文鍥之梨棗凡五卷乞序於余余竊自喜能知白雲而惜向者知之而未盡也夫文章與時升降而又輒與其人之性質相肖白雲服仁畏義才美而行脩內方而外和故其發抒於文章通知古今辭約理該庶幾乎師經探道非若世之專事雕繢者白雲除青陽令將出都其所得於文者必更見之於事自此以往世而無知白雲者則已世而有知白雲者知之又當不獨以其文於其別爲之序即以要之

詩龕及見錄序

大司成法君時帆工於詩而尤喜他人詩嘗裒其平日所見之作錄爲若干卷曰詩龕及見錄先是余官京師時君出以示余屬爲序會余外擢監司與君別未有以應忽忽四五年所復入都君亟責諸於余乃爲之序曰凡人之見聞有所及即有所不及其所不及者旣常多於所及之數而其所及者又往往當前遇之而頃刻失之譬如煙雲之奇詭風霆之震盪名山大川之怪異傑特者其入吾目涉吾耳非不可喜可愕及其旣往則返無留影固有邈不可追者矣余自弱冠稱詩嗜詩之癖

略如君數十年以來得交海內名公卿以及布衣編履之士所見朋舊詩不少顧嬾於鈔錄久而散佚今老矣夙昔交游殆亡者過半即存者亦多離索之感其詩都不復記憶每欲重爲蒐羅求其片楮隻字而不可得則君之是錄其用心何可及哉君嘗言是錄非選詩也以詩存人也其人之詩多而所見者少則少者錄焉其人之詩佳而所見者未佳則未佳者錄焉且所錄之詩不必定識其人苟有所見輒錄之蓋君之語余者如此夫世不乏詩人而錄之者少則其詩往往無傳於後近代如棄訒菴有獨賞集施愚山有吾家集王漁洋有感舊

集皆就其一時所見之詩鈔錄成帙而詩中之人類以傳今得法君亦即今之訒菴諸公也夫詩龕者君所居之齋君既好爲詩其朋友投贈之作齋壁恒滿故名詩龕云

張訒齋遺集序

曩者余與訒齋同直軍機處相善也訒齋才高而辨侃侃六經汎濫諸史尤善持論發爲文章欲與古之作者相追逐特其古文辭多散佚即制舉之文存者亦尠訒齋沒其子仁蒐羅遺稿得若干首鋟諸梨且夫文章非小技也言爲心之聲而制義代聖賢立言尤言之最精者故文之高下無不與其人之性質相肖閎通之儒學足以經世文足以述事而明理發揮精蘊薈萃衆說如原泉之流盈科而放于海而文之爲道始尊自夫操觚家以文爲梯榮弋名之具其卑者僻冗瑣細傲潰陋鄙

珍敗鼓之皮樂蚊寅之響正如豎夫獨見塗巷語言千萬人如出一喙而其高者又或裂矩偭規蕩軼乖離辟諸人然軒鼻而輕禦戴履而衣囊而以爲人固當如是所趨不同傎於道均也訥齋自其少日即以文魁雄於時而服其儕輩逾壯舉禮部文不中時格幾被斥而名益以高今觀訥齋文雖其心作方從事場屋尙不免如歐陽公所謂順時者而強志博學中所蘊蓄時躍露於辭氣之表嘉慶六年余以司臬來湖南湖南故訥齋所嘗硯學處也湖湘之士修敬來謁言前後硯楚學者必推錢君南園與訥齋二人南園厲節操而訥齋崇尙經

術本其所自得以醫之於人學者慷然循從奉爲大師訒齋往矣其爲人倜儻雄駿讀其文如見訒齋南園亦嘗直軍機處後於余雖踪跡闊疏而頗熟其爲人今亦久沒此古人所爲俛仰天地致慨於高才之淩替者也序訒齋文輒爲悵然以悲

王念豐制義序

余束髮受書。習爲帖括文字。先君子教之曰。文必本諸經。而況濫於諸子百家。爲制舉文者。當一以王唐歸胡爲宗。余旣受教謹識之。一屏時俗之學。以是試於有司十餘年。輒被黜。乾隆甲午試京兆。乃俗爲世所謂墨卷者。榜發出東武竇東皋先生之門。先生之言文也。必稱歸唐。宜與余所試之文不相入。余平日又不喜爲如是之文。而顧俗爲之。而俗得之。顏忸怩而心不寧。迨謁見先生。先生果曰。聞子能文。何乃爲此。遂以平日之文進。先生大稱許之。余以先生之言之似先君子也。又謹識之。然

自此試於禮部又輒罷長洲王君念豐以詩名於京師與余唱和者累年比復出所爲制舉文讀之其文亦非猶夫時俗之爲之者而念豐以是困有司之試亦久矣念豐爲王文恪後人其文不必能盡守家法而眞氣坌湧縱橫下上不失其馳要自成其爲念豐之文余嘗謂時文雖小道。然自有王唐歸胡以及金陳諸家。出其精神自不可磨滅於後世。科舉或有時而廢。諸家之文不能廢也。念豐亦爲其不可磨滅者而已余自十八九至三十五六歲所著文甚夥多先君子點定顧懶不收拾所存不及十數藝念豐乃能自定其文得若干首多而

且工是則可存也又聞念豐之祖說巖先生為東武丁卯分校所得士老於文律今說巖之歿已久而念豐能不墜其緒余學殖荒落卒負先君子教誡之勤見念豐不滋愧耶余向戒作制舉文序於念豐文乃樂為序之蓋欲述余之所嘗聞於先君子者並以惜念豐之不遇云

○送百宮保擢湖廣總督序

太子少保百公撫粵東之四月

天子知公才且賢特擢爲湖廣總督公之在粵爬梳剔

抉設施未竟而百姓德公甚

命既下老稚萬餘人環籲於使者之轅出則遮其輿號

泣請留於茲四日矣某度公終不可留惟念前者某將

以病告而公留之今某未去而公先以遷擢行某之心

猶粵民之心也然既不能留公計無以慰粵民而且以

自慰者其惟進言於公○以贈公行可乎○且國家重封疆

之寄藩臬而上既設巡撫以統攝之而又設之總督俾

大小文武悉隷焉其控制每兼兩布政使湖南北故稱
湖廣今雖析爲兩行省而總督得以兼制之袤廣數千
里其地之百姓皆受治於總督
天子愛其民而思得公以治之猶之愛粤東之民也即
公之愛其民而思爲
天子治之亦與粤東之民無以異公非粤東之民所得
而私則粤民雖不得留公而湖南北之民所望於公者
甚鉅是非用人行政犂然有當不足以興利而致治所
謂用人行政者何亦曰進賢退不肖而已自古賢者少
而不肖者多安得盡不肖而退之但得一二賢者立乎

其上足以風厲庶僚則不肖者不敢肆爲不肖而賢者日進惟不肖者工揣合而賢者多亢直輒不爲人所喜則欲進賢必先知人人不易知其道在泯異同之私而論是非之公果是也即異乎我而亦是果非也即同乎我而亦非苟好同而惡異則同者日至於前勢必君子爲小人所愚揣摩迎合之風啓而淄澠黑白遂至混淆而不可辨故曰惟公生明明非察察之謂也今人矜言明察每寄耳目於人以爲藻鑒之術不知君子之鑒物如鏡然鏡之懸也物來自照萬類莫能遁其形若逐物而照之已不勝其疲於照況以鏡授諸他人而在我之

明已矣。何以別妍媸而脊好惡。惟公至賢至明而某尙以是言聞於公者幸裁擇而審處焉湖廣自前數年用兵以來餘孽雖靖元氣未甦且長江洞庭間時有盜賊出沒民生汲汲待治計公莅彼雷迅颷馳必將以旦暮收振刷之效而或興革利弊尙當需以歲時不能期之尅日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參酌於剛柔競絿之間隨時厝注此又非它人之所敢與知矣某在粤東占之於易已成睽孤之象事務叢湊在在掣肘進退之義已決公行矣勿爲某慮謹序

送劉澄齋太守之湖北序

介休劉君澄齋由編修改內閣中書遷侍讀大學士以
御史薦不果用會
朝廷開捐輸之例君用入貲爲知府得湖北
召見之日
上詢君出身最以表帥之方既飭裝將戒塗矣其友之
在京師者祖餞無虛日而余爲文以送其行古者士大
夫仕宦多以禁近爲榮其勢常重內而輕外以文學侍
從之臣出爲郡守每多鬱鬱不樂我
朝則以方面之任有治理之責故必慎選僚庶始得出

典方州其優於爲守者

天子最其能不數年輒擢至憲府君既抱用世才久滯館閣不得遷卽爲御史循資例亦不過得郡太守而止耳而君自念年已及艾非乘時而試將遲莫而無以展其長故與君游者或惜君之急於就外而余正以是爲君賀且湖北據長江之險爲淮楚上游西控秦蜀東遡汴洛故荆鄂鄖襄諸郡於古皆稱重鎮自用兵以來百姓擾於烽燧困於饋饟今雖盜賊就殲流亡已復而仰惟

聖天子德意思所以撫循而安戢之者惟良二千石是

賴君讀書數十年居平所抱負固有不同於人人者其爲守也知非有利於守而爲之繇是而求經世之術措之政事余將不獨爲君賀而且爲楚人賀或曰君是行也方需次待命於大府之庭不即受事雖有才亦尙無所施余告之曰君官京師久中外皆知君名今之爲楚大吏者度稔君非一日矣聞君至且惟恐無以處君則君雖需次其必有以施之於事而相與以有成也而又何慮焉或唯唯退卽書之以爲贈行序

送李春麓乞養歸金鄉序

金鄉李君春麓官浙之杭嘉湖道閱二年餘矣以其母太夫人年七十有一將告歸陳情於大府大府為之請於

朝得

旨俞允遂以乾隆乙卯正月俶裝就道奉其母太夫人歸金鄉余惟君之官於浙也承刓弊之餘悉心殫慮凡事之有裨於地方百姓者懃懃然佐其憲長為之如恐不及自憲長以下莫不倚君以為重而君顧毅然以乞養行吾儕固留不獲是君雖得遂其私而轉令吾儕不

能私君且令浙之人之不復能私有其君也是可憾也君少孤露叉鮮兄弟太夫人教之讀書迄於成進士歷部郎臺省俱有聲皆以爲太夫人之教今太夫人年逾七十甚健而君皤然歸里不以軒冕之榮易其菽水之奉且太夫人就養官舍非如他人游宦遠省而其親在籍者可比宜若稍緩歲時亦不至重傷仁孝而君斷之於獨竟不能以須臾待烏虖如君者其可及哉其可及哉士大夫生逢

聖人之世父母年在七八十以上者俱得自言其情而其朋友祖道餞別尤津津樂道今君之歸也繪春林歸

翼圖以見志同人題贈甚富最余與君同爲
京朝官有舊今者同官於浙君歸余又替其職是以吾
兩人於同僚中尤爲親昵於君之歸旣賦詩題其卷並
以余之所致憾於君與致羨於君者著於文以爲贈行
序

送曾絜非之任夏縣序

古者朋友之義或出或處一以道義相勗故於所親厚之人於其之官之日每爲文以贈其行唐宋以來諸名家集中多有之今則不然除書一下祗問其地之善否而相贈以言者或鮮豈風不古若歟抑士大夫之所以自待與所以待人者皆苟也江右曾君絜非治古文之學年五十餘由進士除山西之夏縣令少司寇王蘭泉先生贈之以言蓋先生之所以待君者不苟而君之自待亦必有無愧於先生之言者余初未識君從閩中朱梅厓先生文埶君名君故學於梅厓者長洲王鐵夫復

爲余屢道之。近乃相遇於蘭泉先生邸第。卽之沖然若谷之虛也溫然若春風之煦物也退而讀其文渾淪和平不爲嶄絕鑱削之語而淵然穆然莫窮其涯涘也夫有易直之心者斯有沖和之音而有沖和之音者其施之於政自必無悖戾之治今君之人與文如是。則他日之有德於夏者可知也。夏之民其有幸乎。且君治古文。近學崑山歸氏。而遠宗朱子及曾南豐。歸氏嘗令長興。以古人之治治其民。而朱子南豐。亦皆嘗爲牧令。治行著於史策。君既學諸子之學矣。則由體達用。其能倣諸子之所爲而澤其民人。又何疑乎。余又聞君自辛卯釋

裼歸而家居者二十年懃懃於睦婣任卹之事族屬閭里悉有恩義以相賙菴君爲善於鄉如此由是而擴之以暨於其所莅之邦先儒所謂當官必於物有濟者舍君其誰屬也蘭泉先生既以言贈行余又竊附古人之義推先生之意以爲君贈君其必有擇於余言

送陳斌會試序

國家以文取士所謂文者代孔孟立言道至尊也自夫爲文者惟務速化之術而失其所以爲文之本則其道日卑而有司以是求下以是應率繇乎此此人才之所以衰而人心風俗之所以壞也德清陳子斌治古文之學於應舉文字亦異乎他人之爲之者余竊疑其不利於舉科今年浙榜發則陳子乃赫然與焉烏虖是豈造物者將使陳子自振喙而昌其文耶抑將資陳子以開夫他人之爲之者耶且三年大比統直省計之充是額者歲無慮千餘人其中魁奇閎達之士傑出乎等夷者

度不過十數人而報罷者且數萬人焉其不爲陳子之文者不必盡遇而爲陳子之文者雖不必盡遇而亦不必盡不遇士之自立當何如耶陳子行矣其試於禮部也遇不遇未可知而其不屑爲詭遇之文以悖乎孔孟立言之旨可知也余故爲文張之以贈其行

贈邵秀才序

余監司浙西于諸生中得一人焉曰邵子懷粹余初未識邵子因其鄉潘侍御德圓以識邵子侍御又為余言邵子故與長洲彭進士尺木善侍御賢也進士又賢也以侍御與進士之賢而知邵子賢因侍御以識邵子而知邵子果賢也邵子少孤露能敬事其兄足不出里閈而行脩于家為善若不及言動一範于禮所為詩古文詞欲追躡古作者而不屑苟同于世俗蓋邵子之賢如是顧余既識邵子每樂驩就邵子而邵子乃落落然涼非招之來不肯至夫邵子非有干於余者也余亦非有

私於邵子者也而邵子以道自關卒守而不變余是以益賢邵子邵子困諸生中年四十無所試然于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皆能言之邵子雖無干於余而余不能無求於邵子也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又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余之賢固遠媿衛大夫而邵子其將何以告我也

王涵齋先生九十壽序

我

國家重熙累洽慶典疊舉朝有皤皤之良野多鮐髮之老六合內外咸躋仁壽而淵源忠孝世澤緜衍以淳懿之德父子兄弟共臻耆耈者大江南北首推吾家而今則莫如同邑王氏涵齋先生暨參園先生之子而畬山先生弟也參園先生有道能文繼東林諸君子後稱鄉祭酒而畬山先生與先生兄弟亦皆績學敦行誼畬山先生年最高壽至九十六而先生亦以明年壽九十矣考之古者凡養老五帝憲三王乞言憲法也主法其德行

乞言求其善言也又日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蓋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及羣老席位執醬親饋執爵親酳是也漢永平二年三老李躬五更桓榮皆以高年賜爵祿爲稽古之榮顧二人者不聞其一家父子兄弟竝享壽考今先生父兄既以耆碩稱先生又有德可法有善言可求而有李躬桓榮之壽其家門盛事不且有過於古人者耶先生少工文章不得志於有司以子覓官御史封如子官其屢黜也無所懟而其爲封公也不以喜子既貴猶教授生徒如爲諸生時見人之善津津然樂道之不去於口生平喜爲詩率臆而出動合風雅而於經

學尤邃於詩所著有詩比義一書頗傳於世云烏虖蓼園先生蓋先高祖宮諭公之所自出也吾家自高曾祖父三世世多壽蓼園先生之年如先高祖而畬山先生與先生兄弟其齒且過於先曾王父焉猶憶余爲童子時蓼園先生來吾家兩先生輒從其時先生年不過四十餘今先生年九十而余之年亦已逾於見先生時先生之年矣壽之日吾意操几杖以從者侍御兄年亦六十有五六而先生之從子宮且七十有餘歲是可見我朝百數十年以來元氣之所絪緼往往蔚爲人瑞吾兩家氣脈相感又有非偶然者而先生年愈高德愈劭尤

不壓如庶人之壽瞑瞑顚顚優游于化日之舒長而已會侍御兄寓書於余屬爲壽言故樂爲稱頌之如此余將以入

覲歸過家登先生之堂當更爲先生進一觴也是爲序

王小俠六十壽序 代

先文正公丁卯順天之役最稱得士其仕不遠而以學行聞於世者吳中王說巖先生後三十年予以戶部侍郎視學於吳得王芑孫惕甫寄重之已知爲說巖孫於是歎說巖之有孫又七年予以吏部尚書入閣惕甫至京師又七年予左官爲禮部侍郎視學畿輔引惕甫自助得與惕甫燕閒乃以尊甫小俠君六十壽言爲請予雖未識小俠往嘗見說巖先生於先公之側倜然雄駿君子也今者惕甫辱與吾遊其人又君子也則小俠之爲君子也必矣惕甫既欲得予言因亟述小俠生平册

贍輪囷及其所嘗假手以施諸世者甚備然後知說巖先生之所以有孫也乃其有子也予於是復美說巖之有子小俠承說巖先生之教少讀書爲進士業有志於功名久之不得當去而爲遊遊且三十年貧如故予與惕甫君常見其不釋然問之則曰吾父旣不仕必欲以望其子而子又不克自奮累絀於時使吾親不得一日佚樂以休於家常懼一第之無時以憂我父母雖然予將有以廣惕甫古者之爲仕非慕其勢位富厚樂其宮室車馬衣服之不與人同也固將出其所學以施諸世而達其志小俠遊於世三十年熟其疏大疑決大獄所

假手以達其志者溥矣至於功名之著其在人也猶在已也小俠可無慊於不仕也小俠故亦貧空兩手措拄其家凡說巖未竟之緒皆從而竟之又以其餘施及鄉黨朋友宗族之閒教其子有成行且以假手於人者復假手施之於其子亦無所不足矣士君子趣得一官非難事也往往聲施滿世而反之家庭不能無怍有入廟而愀然者矣如小俠者固無慊於讀書也小俠既不以讀書不仕而無所見又不以見於時而貽怍於身家計小俠處此當有快然自足怡然自適者而惕甫又何憾焉予老且衰又無子數十年來俯仰小俠父子三世之

閒有不勝慨且羨者小俠其又可賑然而笑也

○范莪亭七十壽序

四明山綿亘八百里二百八十峯洞壑幽邃比於天台鴈蕩生其間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輒多偉人傑士而前輩餘風於今未歇則范莪亭孝廉其一也莪亭生有異稟爲文好深湛之思於學無不博年六十始舉於鄉絕跡公車著書甬江之上草屋數楹有所爲變天居者居雖隘而能度經史百家數千卷前人名蹟數百種以此自娛足不踰百里而海內好古淵雅之士無不知莪亭過甬江者必於莪亭是主與之商搉考訂上下其議論娓娓不倦而莪亭年且七十矣自古經學莫盛於漢○漢

儒如伏生轅固。皆以皓首窮經。著聞於世。而其時老師宿學。類多以高年致安車之賜。稱稽古之榮。今
天子壽臻大耋。屢行憲乞之典。以明年丙辰正月。歸政
嗣皇帝。特舉千叟宴。而尊儒重道。於耆宿尤當優禮有加。莪亭雖恬退不樂仕進。保無有以莪亭姓氏上達
九重則安車纁帛下賁於石窗雪竇之間。宜在今日。如莪亭甘老邱園。自託於疾。而硜硜自守。雖三公不以易意。莪亭隱居四明。深巖絕硐。必當有如羨門安期偓佺其人者往來其間。莪亭遇之。可以講導引之術。求長生之藥。此則吾所不能知莪亭者矣。

。叔父觀察公六十壽序

叔父觀察公以乾隆甲寅正月三日年六十瀛游宦浙中不克與稱觴之末乃爲文以壽公夫壽文非古、以從子而壽其伯叔父尤前人集中所少、顧公之遇瀛於從子中尤厚旣不能已於言亦惟瀛侍公久有以窺公之大則爲文以壽當亦公之所許也公繇山東臨淸州州判以守城功累擢至陝西督糧道方公之守臨淸也。賊匪萬餘人亟攻城、蜂屯豕突、勢甚恟恟、公晝夜登陴、巡樓櫓具鉛藥、轟擊無算當是時。區區孤城。危若累卵。公且身家之不恤。又何暇計及于功名煇赫。有如後日。一

且大兵壓至羣賊就殲、而公亦以此受
天子知膺上擢、豈公得于天者獨豐。抑亦公之至誠神
有以陰相之歟。公性慷爽好施與爲善如恐不及其於
宗族承先大父志倡設義田至於居官則愛士類恤民
隱所至人懷而種德最大。則莫如守臨淸時。開門納難
民一事。蓋賊將至臨淸、公預堵城闉嚴設戒備而城外
居民男女千餘人、蟻聚城下、號呼乞入城、副將葉某慮
有姦不肯納、公曰、是皆吾百姓也。如有叵測。當以一身
任其責。遂啓城扉悉納之、開倉給食、全活甚衆、其在洪
範一曰壽而繼之以攸好德公之有德于臨淸如是此

其澤宜世世享之當不勵壽考康寧公身食其報已也瀛少公八歲幼時同受經於先大夫自後應童子試及省試公輒與瀛偕數十年來事往歲徂先大夫早捐賓客輩行略盡今公年六十而瀛亦年五十有二矣瀛於是不能無感且公功績茂著爲婦孺所共知而瀛一官錄錄無足比數則又有媿於公多矣謹序

鑿菴破公六十序

余不解禪學而喜與諸尊宿游憶自十餘歲時即識慧山不二禪院某公間與浦二田先生講格物之義頗心契焉稍長又識蘇州佛菲菴䖍公吾邑藥師菴梵公兩公皆老壽而有道行者也二十年來浮湛仕宦世網纏縛輒欲從出世人游談物外眞諦而未之遇今乃得交鑿菴破公公平湖人薙染於浙東之新昌今居西湖鑿菴菴在南屏山下地極幽勝公居之几榻蕭然無長物士大夫欲禮請公主他寺者率不應而薦紳先生以及氂豎竈嫗無不知有公前廣州守顧公湅園侍御潘君

德園皆傾倒於公今顧公年已八十餘長公二十歲而覺公輒自稱弟子云余聞師少游名山清涼峨嵋華嶽九華諸勝無不登陟飛錫所至輒留瓶鉢而還今居西湖而四明天童天台石梁公歲必一至今年春將禮普陀過鎮海縣見漁人蓄巨龜一長丈許藥市爭購之龜輾轉泥沙中公盡出所攜錢予漁者購而出之投諸海公盡橐歸不復禮普陀焉夫公善人也會城諸善舉悉賴公辦而江干濟渡之役杭人請於余每於沍寒時設義車以利涉歲活人無算公晨夕往治事雖大雨雪無間余以是服公之誠以余向所見聞公諸人其道行或

未必不如公而公之力於善則過之其老壽當有過於
勛公諸人者矣會公六十作此以贈之

林仲懿文藁序

元和林子仲懿與其友陳貞白顧燕謀少卿兄弟皆喜治古文四人者余皆未識惟貞曰僅一通問而仲懿則頻以書來且乞余序其文稿仲懿之言曰古文之學非特義法求合古人必性情能追古人而從之然後有所自得余雖未識仲懿而即其論文之旨以觀其文意其人簡重淳穆無吳中浮囂之習故其為文平正通達清夷簡貴卓然有以自別于流俗抑余更有進者自古立言之士非徒以其言而已必視其志事之所存有實志而後有實學有實學而後有實事志不可見于學驗之

事之末見於言徵之方今經師專事訓故文士厪工文章而志趣庳下無以立其事雖著述等身文成數萬奚謚焉三代以降諸葛忠武陸忠宣司馬文正李忠定朱文公不專以文章名而其文經緯萬端可爲天下國家之用無佗志事存焉耳卽以文言之如賈誼董仲舒劉向韓愈歐陽修蘇軾諸君子其所遇之時與其文皆不必盡同而其足以不朽於世者志立而事可行也仲騫爲諸生伉伉六經而論事之文通知古今當必有不苟于自處者范希文少時以天下爲己任先憂後樂卒與韓富共成北宋之治仲騫生于其鄉將無有意于希文

之志事乎闇貞白方以畀官仕山左吾故推仲籌論文
之旨以勉仲籌且顧燕謀少卿共勉之也

啢荑江先生詩文集序

荑江啢先生有文學負志行以諸生終而發跡於編修君雲汀余曩者嘗銘先生墓今雲汀復持先生詩古文槀示余所存不多而其志意之所在可以想見其梗概雲汀世世守之是足傳矣又多乎哉且雲汀讀書中祕出其具將有爲於世觀先生之詩文而益知先生之所以教也